

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 是十二月

與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

人戾寅 上御奉天殿游公卿士咸受誓戒其

夕寅 齋官明日巳卯出舍 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

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

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

軍百姓欣躍聚觀洎將展禮 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

寫登殿秉璧奠瓊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 天顏與神
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掩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
仰瞻霄漢煥朗澄瑩 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
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
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
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
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
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
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 陛下

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
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在國法而不忽以
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
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
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為喜怒有德而生
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
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
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迫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

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
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
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是庸桁楊不陳圉圉
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螣
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
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
乃誨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
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
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旣飭

田燭煇煌駢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
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咲分命臣僚
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祗海王瀆伯厥靈
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
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
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
其光炯炯聖情欣豫上帝子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
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廷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尔臣隣
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氓勿苛尔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

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斤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
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
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
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
萬方永貞

擬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
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
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
異常質理乘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 上在儲宮嘗

夢神入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宣獲玉宸表密感未俾

露二年正月十一日 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

若有親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為大璽方

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

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擬命神寶三年正

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

見 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

元日至子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耀山川軒豁神人喜悅

咸以為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

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
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
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
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
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
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
得之夏桀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廢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
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
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
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

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
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
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
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
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
此者哉天不言授 皇上以寶 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
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術
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
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為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
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錄者縉紳

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
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有大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實伊何神妙
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噐有文如受重華
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
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噐為寶不寶
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
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 明天子天寶啓之授
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乎

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

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華之負

幽抑罔雪剖其桡揚解其縲絰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
薄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為贖還界父母
有傷于途或賂于原歛而瘞埋釋其痛寃或以飢寒殺越
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
賜衣與糗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簿相戒群喙
惟騰幸逢 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育尔孫
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
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求為民主天子曰
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噐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噐噐

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為寶肇自 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為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為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 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王制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禘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為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為徇乎邪僻考其為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羨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

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
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 聖朝遂爲史
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刪煩
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
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
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
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
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
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
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
諒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
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耻
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
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
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
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躋之今欲最公
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
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
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蔣氏異瓜辯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壁
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
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
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
者為祥瓜牙角鬣之倫粃粃也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
類者曰鱗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
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
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
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
千百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
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
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
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所以然也謂木有意
於為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
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人可明於人事
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之而然也夫人
之靈且不能檢其形况是瓜也植物之微也自知為異為
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
為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
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矣子天

地微通乎鬼神能克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况一草之
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
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
蔣氏於東陽為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為一
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菰實之怪為
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况夫德
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
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為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
也耶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大備方其未備也有才智
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
盛之餘而盡於致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為
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
具為玄為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
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
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
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
易制苟為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
長以馳騫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

標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
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
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
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
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
者焉非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
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
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
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
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歎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
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主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
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
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
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
恐為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訓何幸乃得先生乎
今之俗可賾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
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
非其死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蔣伯平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

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跼露已而風蓬蓬駕生拂林動山
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穀動濤迴浪噴萬皺
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為中孚也乎聖人之
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
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
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
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
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
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為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
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為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

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
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
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
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
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
為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
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為然也雖士亦
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
則爽豈惟士為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入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

為傷蔣伯乎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微子說子故釋其
義以告之伯乎能審乎此為政可也醫云乎哉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
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為
良臣蠋蟪動之微也而王蠋為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為
君子疾不祥也而擣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
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
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
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為稱謂不若踐之於身

謂行事之可保也自有名字以來人必以美言加其身者
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藉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
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
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
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
孔子為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
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被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
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况於美言
乎人不脩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
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

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尔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王温子栗字說

甫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

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為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為爨盪梅以為和寒暑以為歲由其離者觀之矣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辯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為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為學柔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違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

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尔毋庸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柏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為敬也溫者所以為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脩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

惟聖賢能之

吳叔度字說

在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措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為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為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繫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群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為柱為梁長之為棟楹短之為楔朱苟無度以繫之何由成匠

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為鍾斷石為磬絙絲為琴瑟削竹為簫管穴匏為笙搏土為埴革為鼗鼓木為祝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繫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為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為郡縣以統之設為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今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繫之孰得其數而為之限域也哉度之為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忤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

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為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為辟矣夫人之為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合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為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孟子荀卿之徒明聖人之道為一時所師為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為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手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

其志為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
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
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為一郡之度矣而太史
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
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日懋而學之其
不得為賢者乎其不得為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
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為字
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為叔度言者將以大者
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
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縕而某告
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為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
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
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
水蒼璽瑜也士則璫玟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
又即而辯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
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
豈非望其脩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
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嗜學縕文煥爛而和平其

深願孟縵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
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
天子也而禕以朱綠素而禕垂者大夫也而禕以玄華練
而禕垂之下者士也而禕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
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
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
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
將事執玉之時皆播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
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
也球蒙之温然文竹之繁然非紳以播之未見其有所借
也而仲縵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
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其深願
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竊聞之待制君之
名為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
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其何
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其雖
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
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

所為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己已知之人未
必深知之况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感則八音
之樂隨之以感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
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
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
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為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
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
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
也苟有大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為節將有天育神
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

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
知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
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
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
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
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
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為學先生
學焉而至者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擇乎其
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
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為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慈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號檉楮以梧櫟人必檉楮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為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
孫燧燭燿而以字為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
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為耳目之羨哉亦曰以古君
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
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為君子故因字
以勉其德杓之為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
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
而不爽於宜燭為光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
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晞允
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
焉不為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祝辭
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責乎成人者未有知德
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我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
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
之為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
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紘綸舛錯如絲之棼不
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為則弛有為則煩曷以治
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為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
遠弗該何徵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
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

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噶以基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為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為用與菽粟同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棗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也

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

燧民實阻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彛常燻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為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為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息于為政務于家洽比閭里暨

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

期○惟古有訓冠為禮始曷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冑有仇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爚為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為明匪字之羨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為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為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為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賦疑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

善獨勇于為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
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于光明斯于
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
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為燿燿為輝光曷
以字之允克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
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
配乎天實翔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
陰煌煌而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為辭令為世大謨豈
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而
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

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
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
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為而有未
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涵蓄既深遵
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
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黃仲晦晏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
民俵俵在于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
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
真人應

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蔽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吠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為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術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術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

而得矣不亦善於為子者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
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
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
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迪彛訓俾弗沉迷時
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迩民咸若德蹈則廢邦底
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固或弗念帝室肆
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
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

子將來時欽歎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
之惠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違
手昭憲誠亶萬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謀乃裁降之大戾恫
我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
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
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者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
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灾罔豫矧臣承導愛愛德施弘章
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嗇子
顛祈於天天必閔應臣自茲始祗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
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答帝心俾師克

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
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
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
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擇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家子
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為賦以自
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
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不獲
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為而已矣其如天
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
命以冀其定焉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難且阻
鯨鯢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
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櫛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
蟻猶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嘍嚶被髮兮裸行血為飲兮齒
頰頰君之處兮誰為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
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偷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
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
安窮翕翕兮俟俟汝閭兮汝里食有黍稻兮飲有醴有豚
兮有豕纆有鶉兮吾有鯉有子為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

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羣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
樂愷君胡為兮去此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逃獨
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
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
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
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管
刑可以為服草木實可以為糧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
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關此殊方操吾節以來歸
兮縱遲暮乎何傷

誦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義而其義尤
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誦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
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
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善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
蓋惜子於藝也善而於識也卑君子之學自行而已苟余
中之有樂違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
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
則何名為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為至貴
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伴尔望於人也
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交

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迹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治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為栖栖馬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樛里以西征停策憇于道旁兮觀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隄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心于叢棘兮

心之靡托兮悲勇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遭炎

靈之方熾陋堯禹為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駟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未傲睨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啣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關土疆之宸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杜鰥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

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矣為隱憫而迴違惟祈生之
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
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
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默出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
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
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未歎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反
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繫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
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枕篙人
揚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以君士勇

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
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尔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
事在乎取士不能体國亦神之耻咨尔風伯幸停怒威亟
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
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為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
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
為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

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
幸而待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
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為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
以為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
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
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
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為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
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立功錫爵為侯冕旒被裳秉桓
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
次手跪梁伏乎階坻之下無間深山穹谷望望而有之今

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
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棊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
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
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
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慢弗省其所苦小民
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
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
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
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尔
况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

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
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用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
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
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夫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
順成且得而變之况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
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為也未見其不可也
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 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
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
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
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

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 君侯若此

非特此郡之人可 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

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

之所甚于也况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為心之日久

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為也

腰下有三尺劍欲為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

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

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以蔽於左右近

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拊之今雖已無可祭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忽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忍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民具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蘇著

祭宋太史公文七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
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
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
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
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
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
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達難聞之

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徒蜀與我羗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
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龜勉
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
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
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
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
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難
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思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
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
公之學

予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

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入
遊戲世俗糝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
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
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
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飭萬鍾訓物刑家
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
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為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
思公之心上通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之校文私情
幸遂公墓于夔拜謁靡違孀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

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為身將續
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
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昌日其途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
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
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
而位與眾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
詭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
造物之恠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
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莫息哀舊學而眷

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
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
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
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眾人不啻若麒麟
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
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鷓鴣愛綠丈人之烏術等千金
之軼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
寓乎哀憐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
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濟功

隱澤不見施為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厥世而去智者痛惜
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
止此遺其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
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寡聖道疇引疇續晉始
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
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
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與
允匪人為曷以為報不負所期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
以盪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
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
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
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躋
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
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
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恠乎臧倉與舛孫宜夫公
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
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汚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
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
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

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悞
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
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
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
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
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數々
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願教育之厚恩
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殺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
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
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鷄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
九土一或涇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
望其餘光

失勢遭讒遇斥群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
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
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
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滋麟踣而止群犬交吠物之見佐
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與懷
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

每觀遺文軫卹榮獨

惟君知臣惟知德王言既出諛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
不磨鬼燐紛々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恨辱公門俗論
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咲其楠青城轟天群仙所都
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士不知道以勢為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謂

疑

洞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
之華邦家之光群言謬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
正襟談咲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
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堆公忠信海內所稀誇與身亡
德為世師願命疑作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
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
下遣致一真省視松檟大江滔々惟海是宗我心所懷
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文

寧海為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為賢至於近世諸老
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々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
已驚其群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廷觀者膽落欲收
其功先挫其銳歛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己未余從太史
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
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
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群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

先墓使永不墜嘗謂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
子鮮用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咲起舞意氣之盛自謂
無傷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子亦還里往來問難
情義益美遊並子較息聯子床几子所聞無或闕歲子之
京師子將赴關自期即歸嘗與子別子留子去不相聞知
思我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而乃聞
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予不之聽或言吾子
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
不思域此良人嗟々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
况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
大成立言行通恒亦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因所誤攝
身死名辱後人無知謗謂子狂紛々曠瞽烏識否臧微生
好直直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
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
不朽顧瞻文獻耿々余懷焉斯道慟非子之私

祭許士脩文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孝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
繫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
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結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
洩其珍奇以龍以蛟灌人肺腸俾脫汚卑凡庸所能無不

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于今七年每見輒驚
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為哲為賢以泚吾黨命不
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
人實不幸非子之忤我國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
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碑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
卒歟而藏天果何為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為可厭數清都
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億形俾子來歸翩翩帝廷
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天彼昏無知畏死
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
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源從容
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
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
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為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
子處室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
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子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
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樗菴先生文

我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泚吾身惟茲先友皆時
之喪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只嗟
幸公尚存誰實無良恐遽公死堂之民望于今盡矣惟公

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仙溫粹而清據席咲談群言咸廢
尤善為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
足多玄思妙語神搏鬼設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
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
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
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仙
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仙為疇死而有知
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譏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群愚
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仙孰不喜公為公之計死未為失
况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
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為善
衆視若仇彼為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
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已
念昔造門公迎以咲豈知今也哭公以帛已矣我公人邪
天邪悠悠此哀為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文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
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為
為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
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于隣終世不怒

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竒恒以示物使物
莫窺儒者多言挾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
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謹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
所能乃宜鄉公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
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
何悲不競斯湏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為報
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溫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
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
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
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
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寡、茲已可憾聞者嘆咨况在
不肖嘗辱見知違闊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
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
猶耀叙奠矢辭知已是報

祭王博士文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
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擲條掩
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
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
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

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為屢嘆而深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晢宛如慶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譬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鉅公莫不稱羨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子藩國因得觀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哀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二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卽位召為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

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赫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踊墜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鮮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為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淵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

若是我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
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
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
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
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後
天之於人其孰能倍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况有
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杭稻衣也黻藝而
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為富且貴夫孰以為夸吾所
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
流豈乏其人壽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真殺過子
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嗚呼哀哉尚享

祭戴先生文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發為之宗各尊所聞以紹
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
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州內外鼎峙惟九
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
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
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長著
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干祀後有萬世百年

之間蓋不必計人固大化如米在川成壞斯頃安可控搏
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
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
尚俟來者

重告胡先生墓文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
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
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
於飢如表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
先生來見幡然而翁東人張觀曰我父兄西人莫言邦國

米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為禎祥
以夸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荐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
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
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類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
孰黜有慕手善孰為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
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為坏土抑舒而為風鬱而為魄蒸為
雨露盪為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々有底乎理尊榮安逸
人或不誅先生是 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
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々
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王學士文節公文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
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
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
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
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
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鷄雀虫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
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
才而遭 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
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諛夫奸壘媒孽間
排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楚百不一試而身竟
死於犬羊戎虜之腥膻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
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巨信為之
悼屈而對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
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
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大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
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
之謚復崇闡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
其幾而或莫能與之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嗇必盛屈之
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

隨其所積以為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
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嗟
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
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漸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
傳昭乎方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
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譏校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
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
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其等或從游於夙昔
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托諸一真真不能哀而復
告以茲言

祭宋仲珩文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
與死何異孰為不亡死而無愧惟子孫行俯仰不慙求之
當今曾不二三况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
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
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
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
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
裘衣大圭為百世師田常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
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

徒尔紛々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我善嫉能百鬼所殛灼刺
鞭箠俾為虺蜮子之端直當為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
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
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
乃抱子骨仰天驚踊曾督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
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賤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為何人
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名字耀于
終古我雖不肯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
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墓于蘿山吾欲
附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敬所家

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東陽葛府君誄

東陽為發上邑葛氏又為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
獻公洪以儒術叅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
郎君子謂其
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碧字夢賢
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為本處士生
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為
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
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
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

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疑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為聖人位為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湫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為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年無一焉爵祿滿行去疑如蜩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祗為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

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

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

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誅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偽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誅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

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大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弗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士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思利猶虺

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洲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
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 善遺榮梁肉群經群經紛如
薛與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
以通實虛以克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藿鍾鼎奚加
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
也則有善斯程懷德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
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
孔巍既培以肥又祿而尸獨開其途俾澤弗施天之降哀
有 其彙或昏以器或駸以辰辰雖纓裳德則弗類疇若
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與困於縱橫
厚取於天人奚可捐不得于人斯道乃明嗟 處士處困
而亨弗作于裏弗愧于生諸生纍 如喪父兄不顯其躬
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于淵苗稿于田能為
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德古有昭則易名以謚
揆行伊靖芳德孔懿薦茲嘉彌以永弗墜我思微猷是以
陳誄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
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
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鬻簪珥資其就學 垂成而林卒胡

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為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
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為辭以宣其哀辭曰
木則有枝兮嬾則有夫嗟我二嬾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
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子幸非女朝哭
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
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
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嬾兮何為守空幃兮夜凄凄涼風慘
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
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嬾辟纊兮如
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
彼彼何心兮孤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象
以呼謂余氣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魏、海之水兮靡有
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
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
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竟鬼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
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
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
首如蓬兮誰理未止人兮何有容儀抽簪兮脫珥揭羅襦
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
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尔之故尔能立兮尔父

不止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僭石無儲吾
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
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嬾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
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子綵衣翩
顧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嬾
兮泣鳴曷不尔兮死無哀辱兮不死尔盛年兮罹此毒
痛孫悲踊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子孫
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恐疑作之難誓死
撫孤子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
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燁下

燭泉痛子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嬾夫屍在牀兮咲言詡
詡傾入宗兮殯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
有嬾兮國有臣嬾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
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子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疆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疆御但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克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

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為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楨異之物愛之者弥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為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噉童惡子狼戾咨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為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為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輒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噉且惡者多存乎世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

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為人所奇愛而竟
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
美好術智端為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
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
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
有連而不識其為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
父云

氣渾判兮挺英特姿焉麟兮貌扇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
言咲兮肅而溫未加弁兮脩鉅象咸慕兮莫敢侮嗟靈
淋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然先
子鴻鈔忽覘簡係乎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
藝孔有於強繼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虜豕兮載歸
萬夫駭子力不格古有健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
子歸兮難久生彼囂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
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
子矣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冥為兮
去曷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
所同

祭外舅鄭公慶士文

嗚呼昔年喪也哀哉

詔歸故鄉秀家以行浙水漢

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
女我甥疇忍棄諸道每半年歸髮為白髮予至官靡有安
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擊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
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遺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
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
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
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
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
遠云誰在自然公為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
况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指羨墓安送者如
雲今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
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
矣我復何怙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奠再見無期天
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趙希顏先生文

天道至神為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
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羑里亦
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
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
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

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邵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
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
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
槃晚為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與嗒然而存至豈竟死
乎空山嘗熟吟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
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
希顏之智足以取此乎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
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
抵讖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
際尚何遺憾乎人哀彼儉狡之蚩々急營利而自殘始攘
奪於毫毛卒顛隕於寗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子賢否優劣
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々不能忘情於一真者交游之素
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文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
愛友弟昆同場合歲矢死靡分衆皆蚩々適已忘物既克
厥家他人違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榮培取則弗
人厚于躬薄于奉先貴為公卿寢薦豆邊孰如吾子祠廟
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
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

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
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体于賢
于賓觀于其庭長幼振々嗟我鄉閭疇與為隣予昔卧病
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為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
與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情
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閔九泉荒々我里士習
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荆棘之茂追尔之已
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
往奠不接咲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問題三首

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多
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為三代世
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欤堯以二
女女舜咨詢羣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
使舜果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為首其有弗識之
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螭極螭極生高辛高辛生
放勳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
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
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烏有聖
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

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為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
弟於舜為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
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
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為紂二代應之千一百二
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
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遠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皇之道學者
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
所以折衷

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
七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後祀乃異乎此顏淵

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皙也伯魚也父也子顧居上父
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
何歎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
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
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
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
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為辭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
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

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
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亦謂
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三雅三頌之中可
以為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
觀有用之學

述志齋集卷之十三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
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
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
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
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
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為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
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

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濟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兼冢宰者治之所後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

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上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止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為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為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為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冢

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揮人司寇之掌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越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鄩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緇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

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漆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圉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主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貨人胥師司門司閔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辨土地而致殊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虫猛鳥獸蠹物物龜龜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若穢

氏剪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攻未殺草有祚氏雍氏
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
其不能皆六十者止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為率也卿
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
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興孔子嘗學焉今
之存者此書小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
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
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
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為哉

篆書考正辨偽序

自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
而趨薄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滔
汨之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
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
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
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
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
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
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今隸
自今隸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

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
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
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
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
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
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
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
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辨偽之書以示學者
其言皆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一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
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
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
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
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
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
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為一書以正訛解
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聞人其
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
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
庶幾預聞之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折藐焉而不奮者
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
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
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
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
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于弗合則謂天為幽遠而難徵
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
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
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為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為弟
子員初書攷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
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為上所寵任而念父
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
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闕
迎以歸公馳詣請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
舞以為更生廼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
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
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為歌詩以美之而及人鄭公
禮為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敘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
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
學以滋其身固人之所可為至於學成而仕、而列乎朝

為近臣為貴臣而為 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
此豈人之所可必哉 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或則
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
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
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
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
幸際太平之時 上方以孝為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
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 聖明
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為報乎夫孝
為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
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
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為孝子而為忠臣則長見天
道之佑有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
乎無志有志而不息則所為無不成子雖不獲識公之為
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
而以大者望之

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窳然無為沛
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為非幾乎
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

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
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
灌機械而注為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
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
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
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
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
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
也當二子之為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况自知
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

亦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三
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
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
其意以為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
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為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
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
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
於繇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
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為之也智巧之於文
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

為神乎今之為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况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知神之所為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王氏深溪集後序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

以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頽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

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詬疑談者之口而稱仁義

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

乎義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

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

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

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

故名發諸身揚於眾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

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

變歷元迄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

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
嘗集為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
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
子孫取以為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
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為書即其
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
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
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
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為
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
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
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為漸盡豈不
誠哉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
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
所以鑒矣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
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
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秉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
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

安得異於古乎。古典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遠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為古也。焉知天不以為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為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為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為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為久，則百年之為久可知也。以百年為遠，則千載之為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為旦暮，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為瞬息之頃也。人顧安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為高，以今為卑，隨人為輕重，翻時為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坦，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

自知為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為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為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况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脩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眾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問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峻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宏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

忘其為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耦也
相洽以心相答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
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
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
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雷峯樵叟序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
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為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
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迩然不
妄交接遇佻儻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

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
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間有忿爭不辨縣吏
相與詣門質諸叟以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
少至老不倦課子弟研讀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
喜間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
樹林翁蔚鳥聲朝啞烟靄間即幅巾杖屨尚羊於山巔水
澁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
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
目之手耒耜腰鎌銜往來于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
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

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頽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
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
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
自居法律之莫諳爵滿之莫曉輒萃然以古之良臣自處
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
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
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為者自號亦欲矯
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
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弥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
出入煙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
落潭澗澄清霜呈錦對壑殷秋聲聳然長嘯谷應山鳴而
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
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
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
告同里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為作贊叟
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脩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
之富兮外防蠹賊佻薄不許為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
于孺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閎俗之淳咸遺實而
取名兮慨末流之汎溢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烟霞之勝槩

累於我乎何有乎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尚矣先而矣後乎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恠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疊々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級入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々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弥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

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然自喜奕然自衡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克之盡其道則可以

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歛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為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為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為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自以為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

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為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為豪傑之士難乎其入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子一歲為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為足每慨然論事襟以諧咲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况予每為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然自喜爽然自得則夫人皆是矣嗚呼其尚以為戒哉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為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八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為盛衰之理

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為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游問學士之秀而入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為鄉邦喜今年 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千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為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听使為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絕漠之夷猶當興起為學况吾台文獻故邦乎况躬承其賜者乎又况若宗傅之賢者乎宗傅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為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耻以為細民宗傅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克其所為使他日朝廷講人材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傅之行也不然豈惟負 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頌代狀未許則

言于禮部事聞 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
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
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
也有才如孝先蓄學幾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
為美官于朝而以情請 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
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戡守者如
林兩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
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効孰為寡多烏可
狗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間之曰愛
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
以已視人則已重而入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
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
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况孝先卓卓良士乎 聖天子天
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
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
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隱
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
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
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
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純豈不

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 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間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于浮夸負才氣者以豪放為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 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剗削无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 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為學不以宋之君子為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為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為也為士者莫不曰學孔

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為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 聖明誥教之意也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脩己以治人始於播洒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達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為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

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為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為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為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澌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

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焉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為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脩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為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之所病而相勉為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騫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嘆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為之大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駟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爨榻羸童野鶴

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
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
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
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泐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
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
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
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
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鬣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於己
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特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
繡車馬陳於庭而自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
爵祿之榮華而所以榮辱士之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
而使士亦以此而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達
則生死一致也况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饑寒燠
皆可以变色而况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
好事者之傳談矣上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
道獲行天也道不坦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
戚為哉如以得為喜則將以失為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為
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

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
言哉知而不信之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
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
其為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
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爪洲廩粟其言貌與為
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孟養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
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偽為而
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
宗魯皆不為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
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合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

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
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
爵祿之榮卑國之所以榮辱士之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
而使士亦以此為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
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饑寒煖
皆可以变色而愁快况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
好事者之得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
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
戚為哉如以得為喜則將以失為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為
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

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
言哉知而不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
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
其為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
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為
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益美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
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偽為而
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
宗魯皆不為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
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合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

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
領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
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
非陳君所樂為哉不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
之所以不舍者也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
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為同不
詭俗以為異則請飲食衣裘葛違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
同其安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安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

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
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
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
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
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
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
浦江趙生其名曰周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
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
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
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歆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
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
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今之同而不恤人之
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
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
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
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
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
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

旦夕而不為久遠之圖為已則難以言智為民則難以言
仁夫豈善為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
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
之勩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為億兆所戴其
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
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
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
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
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傾國者相
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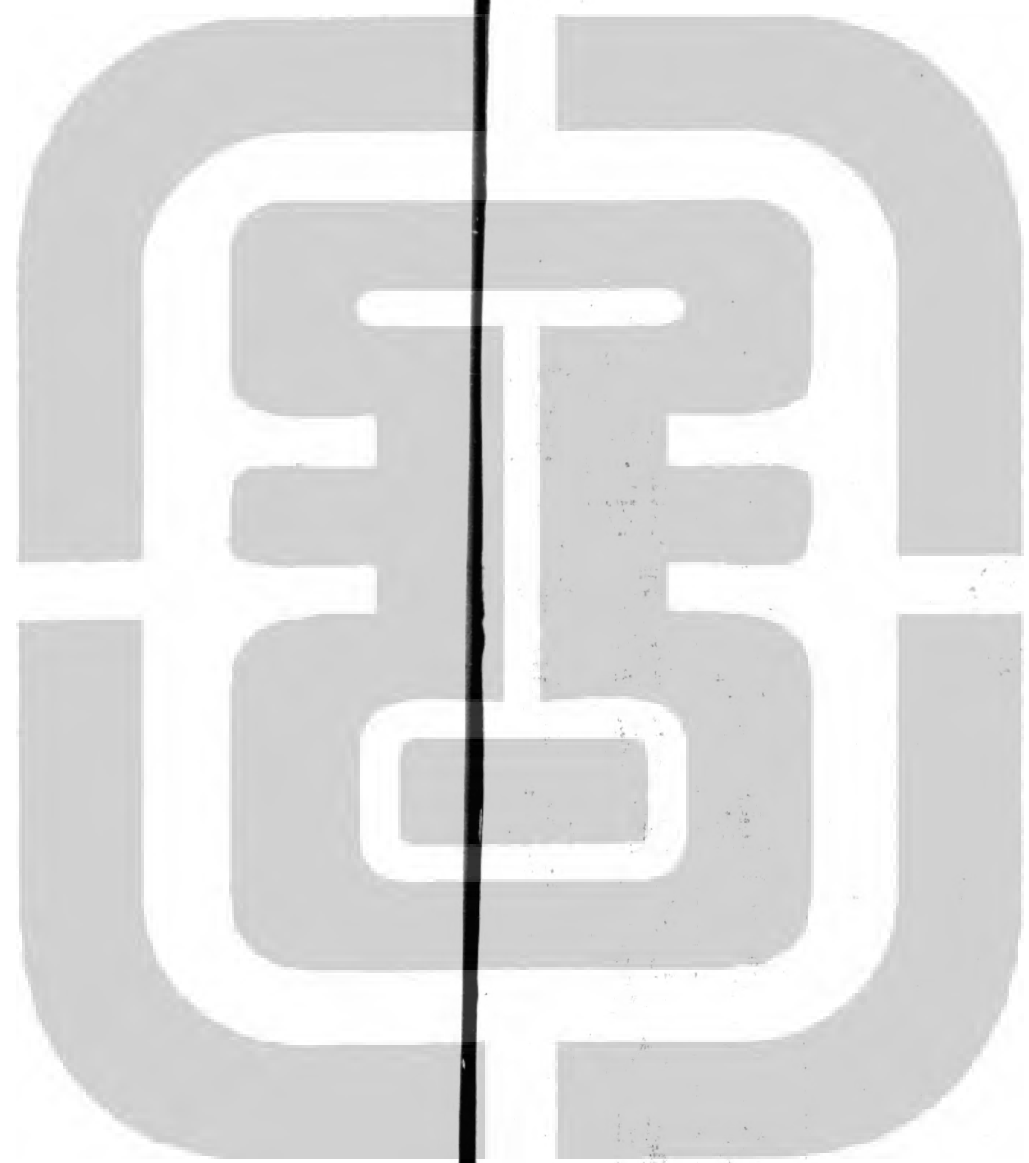
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為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
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
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
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為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
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
為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
風息皆能變愁苦為歡欣易凋耗為富庶子孫黎民受其
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
之主及能承之以德而為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
繼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享天眷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

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事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
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蹤高廟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
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是以探其
大要論著其事為帝王基本錄非曰可以究夫人相與之
原然類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
所取也夫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虞靡草之死
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為準三秀之筮連理之植論治
亂者取微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
則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為能然而卉木不
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
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
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
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未乃為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
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未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
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失其性無
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地氣化之
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為三秦令族異
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

所室廬草封滂為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
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
萌今二十年矣華輪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
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
此之美聞者多為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
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灾祥之至多有徵焉
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
人得之而為才賢其在物也為嘉卉為奇葩榮茂必異於
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
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為斯世之瑞文太
冲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藥之微哉蓋人於盛
衰之此多因物以見而物之損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
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閩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
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卷之三

七

